

■笔随心动

回家是一种责任

○高继卫

又一季新春渐行渐近,那曲温馨的萨克斯又在耳畔回荡——《回家》。

有人说,回家是一种幸福;有人说,回家是一种感觉;还有人说,回家是一种情怀。我说,回家是一种责任。

前些日子,看芒果台新版《歌手》第二季,第一场竞演压轴曲目是汪峰的《无处安放》。“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,终将这样无处安放……”听到这里,现场不少观众眼眶湿润了。据说,这首歌是汪峰写给妻子章子怡的。在我看来,这首歌也唱出了天下所有父母的心境。除夕的家宴上,如果没

有儿女的陪伴,那颗叮叮当当的心,又该何处安放?

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一直被树为敬业奉献的主流价值观,在对他们的坚守肃然起敬的同时,我在想,有条件放假的,还是应该把回家这件事装在心里。坚守,是一种责任;回家,同样也是一种责任。因为父母用了360多个日夜的守候,期待着那桌团圆饭上,没有一个空缺的位置。

有时候,常常会产生一种困惑,移动互联网时代,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到底是近了还是远了。有事没事,发几句语音,开一段视频,与父

母家人见面似乎变成了一件唾手可得的事。于是在心安理得中,习惯了这种“线上回家”的团聚,尽管高速、高铁、自驾车,让回家的路变得越来越近。

但是,语音听到的,视频看到的,却未必是真实的。那一次,母亲出门崴了脚,伤筋骨一百天,连走路都困难,但在视频里,母亲却一直微笑着,微笑着说一切都好。过了很久,才听姐姐说起这事,心头涌起一阵酸楚。我知道,母亲是不想让做儿女的担心,但从那时起,我不再相信语音、视频里听到的、看到的皆大欢喜的声

音和笑脸。

《论语》说:父母在,不远游,游必有方。意思是,父母年迈在家,做儿女的尽量不长期在外地。不得已出行,必须告诉父母去哪里,为什么去,什么时候回来,并安排好父母的供养。如今,现代人力资源的整合早已打破了地域界线,“家乡”两字变得淡漠,异地工作成为常态后“远游”也不再被斥之为不孝。而生活,又需要太多的现实考量。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,各种压力、各种纠结也随之而来,自身的职业规划,孩子的就学求职,居高不下的房价,一日三餐的奔忙

……渐渐地,我们的心里每天揣着这些无法推却的任务清单,似乎已经装不下别的惦念,别的牵挂。我们也忘了自己在经历中年之困的同时,父母已步入晚年,他们正经历着健康之忧,甚至是病痛之苦。他们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儿女的陪伴,儿女的慰藉,在亲情中感受温暖和力量,就如同我们曾经离不开他们一样。

回家,是这个春节应该做的决定,应该担的责任。循着《回家》的旋律,我似乎闻到了除夕家宴那满满一桌家乡的味道,似乎看到了父母眼角转动着的欣慰的泪光。

关于仓鼠的“奔跑”

○卢江良

为了满足孩子养宠物的兴趣,妻子不知从哪搞来了一只仓鼠。由于一贯对蛇、鼠、蛙之类充满莫名的恐惧,那只仓鼠初到我家时,我没有凑拢去观摩,只是远远窥了一眼——它如小孩拳头般大小,浑身灰不溜秋的。

尽管我不想搭理那只仓鼠,但它的举动还是引起了我的关注。因职业特点所致,我平时睡得较晚,但让我意想不到的,无论我睡得再怎么晚,鼠笼里的那只滚轮总在不断转动,这也就是说,那只仓鼠整夜都在“奔跑”。

“这只仓鼠怎么回事?整个晚上都在跑步!”我问妻子。

妻子止不住笑我:“你真什么都不懂,仓鼠是夜行动物。”

出于好奇,我上网查了资料,了解到仓鼠非常喜欢运动,如果在家宠养的话,必须给其准备滚轮,否则它的精力无处发泄,搞得不好还会引起瘫痪。就算那些在野外生活的,几乎每天晚上也都会跑几英里的范围寻找食物。

这让我联想到了另一种动物——无脚鸟。记得,在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影《阿飞正传》里,有过这般描述:“它只能一直地飞呀飞呀,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,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,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。”

然而,与无脚鸟情况不同,仓鼠可以不那样卖命地“奔跑”——对野外生活的而言,它没必要必须跑上几英里去费劲地寻找食物,完全可以就近解决;家里宠养的更不用说了,已提供给了它们足够食物,连喝的水都给煮过的。

这么说来,仓鼠的“奔跑”,只是习惯罢了。

不过,有这等习惯的,不光是仓鼠,在人类中也不鲜见。我就认识一个朋

友,他在单位从事研究工作,几乎每天都在加班,并爱在朋友圈津津乐道,自以为对这个社会作了大贡献。但在我看来,这无非是工作效率低下的表现!

还有那么一群写手,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写作,每年发表作品字数可达上百万!这中间的绝大部分,连续二三十年写下来,发表和出版的作品,堆起来足以超过身高,可谓“著作等身”了!但遗憾的是,没一篇作品能深入人心。

那跟仓鼠的“奔跑”,又有什么区别呢?

但话说回来,仓鼠的“奔跑”,毕竟没多大危害——生活在野外的,耗费的是它自己的体力,这是它咎由自取,我们也管不着;宠养在家里的,也只是发出些噪声——对此我们将它置于卧室外便可,另外也就损坏几个滚轮吧。

而我那个朋友和那群作家的努力“奔跑”,不会对这个社会造成大的危害?目前,我还不敢轻易下定论。但如果一定要说它们有益,看来也非常勉为其难。至少前者增耗单位的电费 and 后者浪费国家的纸张,那是确凿无疑的。

当然,也有危害巨大的。纳粹党魁希特勒“从不承认疲劳,坚持不懈地工作”,甚至因此“视力下降”、“长期失眠”。可他这样“奔跑”的结果是什么?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,使大约三千五百万人丧失了性命。

所以,从“奔跑”这件事上,我们还得有所警觉,不是所有的“奔跑”,都有益于社会,也不能因为对方在“奔跑”,就不假思索地予以肯定——这对仓鼠是如此,对我的朋友是如此,对那群写手是如此,对希特勒之流更应如此。

■情景交融

今夜的雪

○刘汉杰

雪花轻飘
似你身影
只留一阵清香
给爱慕留下无限遐想

谁说相逢不是邂逅梦乡
你一尘不染的纯洁
正是知音听见了抒情弹奏
也许某个音符将你心灵点亮

生命四季浩瀚海洋
谁在碧波中驾驭爱情风帆
快乐水手渔家姑娘
一朵雪花风情万种

我听见了你芳香的呼吸
冰清玉洁
与世无争的性格
比红梅更加悠然



又见断桥残雪

周金友 摄

■百姓故事

儿子的储蓄罐

○应红枫

整理儿子的房间,从抽屉里整出一个胖乎乎的小猪储蓄罐。摇一摇,里面“叮铃当啷”的,还有一些硬币。这是儿子读小学的时候爷爷买给他的,儿子把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存在储蓄罐里,其中有一元的,五角的,甚至还有二角的。去年过年的时候,我打算把它取出来,去银行换成整票,儿子却坚决不同意,他要把这些硬币留在储蓄罐里,留做纪念。

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,父亲也送给我一个小猪储蓄罐。那个时候我跟随父母住在舟山的册子小岛上,家里生活拮据,父亲不可能花钱给我去买一个小猪储

蓄罐。不过父亲有一双巧手,给我找来一截矮胖的毛竹根,留出两头竹节,锯掉多余部分,把两头边沿削得溜光圆滑,成为一个小锣鼓的样子。然后,父亲用木砂纸把表面打磨光滑,在这截竹筒上雕刻了一些竹石花鸟图案,又在竹筒边上锯了一个口子,刚好塞进一枚五分钱硬币的大小。一个简易漂亮的竹筒储蓄罐,就这样做好了。

有了这个漂亮的竹筒储蓄罐,我就把平时舍不得花的零花钱积攒下来,一分、二分、五分的,塞进储蓄罐里。一次期末考试后,父亲给了我一元钱。我很惊讶,父亲

从来没有这么慷慨过。父亲说,一元钱是几分啊?这还用说,当然是100分呀。父亲说,对了,这是给你考了100分的奖励。我小心翼翼地把这张崭新的一元纸币折叠成整齐的小方块,也塞进了储蓄罐中。后来每次单元测验或课堂练习我获得满分时,父亲也会给我五角或一角的奖励。渐渐地,那个竹筒储蓄罐里已经挤满了各种面值的硬币纸币,于是父亲想办法帮我取了出来,换成面额稍大的纸币再储存进去。记得我到定海二中上初中时,第一学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,就是我用储蓄罐里积攒下来的零钱交付的。

直到我中学毕业,这个储蓄罐一直跟随在我身边。后来因为参加工作和几次搬家,等我想到再去寻找那个竹筒储蓄罐时,它已不知所踪了。但是因为曾经有过这一个储蓄罐,我已养成了花钱节俭的习惯,“宁可顿顿缺,不可一顿无”成为了我对生活的认知。

自从儿子有了这个小猪储蓄罐后,他不像以前总是讨零食吃了;有了零花钱,他也喜欢往储蓄罐里塞。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去绍兴春游,儿子舍不得买零食,只在绍兴老街鲁迅故居前买了一把有水乡特色的纸折扇回来,把大部分的钱还给了他

妈妈。他妈妈把两张百元大钞收下,把一些零钱交给了儿子,儿子自然又把这些零钱塞到了他的储蓄罐里了。

从小学开始,妻子就培养儿子养成自己动手的习惯,比如安排每天到楼下倒垃圾桶,每次奖励五角钱;自己准备早饭或炒个蛋炒饭什么的,奖励一元钱。儿子吃了自己做的蛋炒饭,拿了妈妈奖励的一元钱,便一蹦一跳地把钱存到小猪储蓄罐里。

小猪储蓄罐里零钱日渐多了起来,儿子也慢慢地成长了起来,儿子舍不得买零食,也储存和传承着我们家节俭的家风。

■当代生活

公交车众生相

○林椿

最近一年多来,天天往杭州城西跑,去女儿家管外孙女,于是公交车几乎天天坐,坐多了,公交众生相看得不少,今天也拿来议议聊聊。

我坐的公交连线浙大玉泉校区和紫金港校区,不少乘客是大学生和教职工,当然也有操三墩口音的慈眉善目的大妈大伯及抱在他们怀里的小孩,也有形象粗犷的打工者,也有年轻的公司白领等。大约是读书人多吧,此趟公交秩序良好,绝少争抢座位之类,老人上车,年轻人主动让座。一时间,“谢谢”、“不客气”、“你请坐”充盈于耳,其中夹杂着余杭方言,牙牙童语,温馨满车厢。

但是并非公交不文明行为就此绝迹,以我一年多来的观察体验,车上吃东西的有之,言语粗俗、大声喧哗的有之,衣冠不整、赤膊上车的也有之(极少数),而最多的是大声武气、旁若无人打手机的人。此类人打手机,短的五六分钟,长的十几二十分钟,有的车都到终点了,他们还在喋喋不休,令人不堪忍受。

细分这类人,又可分出这几种类型:一是高谈阔论型。此类人说什么话题,都是“高层建筑”的,很有“首长”味道。例如:“今天雾霾很大,都有200多啦,不过嘛,治雾霾要从你做起,办法总比困难多……”细辨这些话,都属于广播和电视

上的翻版,属十分正确的废话。

二是开会作指示型。这些人年纪约30~40岁左右,外貌精明强悍,通话中尽说些你必须这样,必须那样。例如:“那个客户是怎么跑掉的,你必须说清楚,马上采取措施追回来。”激动时,音调提得很高,伴以种种手势。

三是打情骂俏型。打情骂俏很正常,是生活的调味品,但一般应压低嗓门,说悄悄话的。若是一妙龄女子,嗓门大些秀一下感情,莺莺燕燕之音听着也算是一种享受,怕的是那些大叔大伯级别的老男人,捏起嗓门撒娇:“不要这样么,我是很想你的……”这真让我汗毛直竖,直到下车才平复。

四是手机吵架型。这些人把车厢当作自家客厅或公司办公室,手机打着打着吵起架来。有些吵着吵着,“啪”一下关机,倒也万事大吉,就怕少数人越吵越凶,使我辈如坐针毡。

都说咱中国人爱大声说话,爱表现自己,这也无大错,怕慢慢慢。社会竞争激烈,谨言不易,也都能理解。但公交或地铁毕竟是公共场所,大声武气打手机,扰了别人,自身也遭白眼。苦想数日,想出一句口号来:“塑造车厢文明,从小声打手机做起!”公交或地铁如觉着合用,无偿奉献。

■往事如歌

当年,我这样折腾英语

○王珍

我成绩不好,又不肯高复,想一次性考进大学,所以读了师范外语系。当时的外语老师吴老师是再三让我别去上那学校,他对我信心满满:复读一年,我保证你考进“上外”或者“北外”。

但是,我没听老师的话,因为我认为只有坏学生在应该读书时没好读书才要复读,再说了,我相信“第一次”,不喜欢“一而再”。不过深层次的原因是,如果老师说,我保证你考上复旦中文系。我想,我大概是会心动的。

其实,我从来没有真心地喜欢过外语,上大学时看到中文系的同学读书就等于看小说,而我们外语系的学生却随身携带大把大把的单词卡片,起早摸黑地读啊背哪,我就恨死了英语。觉得

老外真麻烦,如此美丽的中文他们不用,非要那么费力地弄出些洋文来,特别是学二外日语时,我感觉实在是太纠结了。那些看似中文的方块字,被日本人理解得莫名其妙,好好的“丈夫”两个字,日本人一定说是“健康”的意思,而“主人”倒是我们中国人的“丈夫”了,难道家中的妻儿老小都成了仆人了?尤其是动词的五段变化简直就是蛮不讲理……

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中学老师,这倒是从小喜欢的志愿。但这样的志愿是很幼稚的,就是因为小时候上课看小说被袁老师扔过粉笔头(请原谅我这么背后说袁老师,那是一个像妈妈一样的老师,对我有恩的人),我想报复,也可以扔学生粉笔头,出点难题给他们考试。

我教书时,看着学生们把英语折腾得面目全非我从心里感觉到开心,并崇拜他们的创造力。比如说,他们每天早晨看到我总是很礼貌地说:“踢一脚王,狗得摸脸!(Teacher Wang,Good morning!)”我就装模作样地伸出手抚摸自己的面颊,回答一句:摸脸!摸脸!

教了他们一年后,我也被他们同化得差不多了,习惯了他们这种“中国式英语”的奇特发音。基本上每一个学生课本都是他们自己编撰的字典——他们用中文给每一个英文单词注释了读音:机器人是“萝卜汤”,蔬菜是“饭吃太饱”,工作是“茭白”,司机是“抓一把”,老师是“踢一脚”……他们每读到“踢一脚”,我就会装模作样做踢他们的姿势。所以,我的英语课

堂中常常是欢声雷动。

他们还常常写好多顺口溜:来是卡门(come),去是狗(go),一块洋钱混大佬(one dollar)。他们说,这样学英语就不会太辛苦了。当然,我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他们如此“创作”,所以,常常会告诉他们,这样会学不好英语的。但多半是,我被聪明的学生们说服的。

一次,我教他们读单词“Southern State(南美洲)”,学生一边注上中文:“杀人是”对的”,一边还反问我:“杀人是”对的?外国佬怎么介反动?”我说,是啊,你们这样折腾英语有点不大好。学生想了想问我:“踢一脚王,火烧圆明园是谁干的?”“英法联军啊。”“英法联军是不是有英国人呢?你说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学英语呢?”

我被问得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气急败坏:你们简直把英语糟蹋成“英国垃圾”了。学生顺水推舟,说我的“英国垃圾(English)”最具创意,从此后他们就叫我“英国垃圾踢一脚”了。

学生们还有远见地告诫我:踢一脚王,英语最终肯定要被中文战胜的,你看我国正式出版的字典上都有词条:拷贝(copy)、坦克(tank)、沙发(sofa)呢,你不如趁早把中文学好,改行做语文老师吧。

我自己也觉得越来越汗颜,自己不喜欢英语不说,这样教下去也是绝对误人子弟的,所以就考进报社去做了编辑、记者。事实上,学生的话确实在被不断证实,新版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确实是新增了:粉丝(fans)、做秀(show)等词条。